

我的童年之愚溪野炊

李浙平

大概是小学四年级时,学校组织一次行军。不同以往的是,这次行军不带熟干粮,而是要进行野炊。

我们回家后,首先向家长说明情况,然后讨到买野炊食物的钱和粮票后,大家便兴高采烈到菜场买菜,这是我第一次的买菜经历。在南门纪念碑附近的菜场,我们买来猪肉、白菜、豆腐干,到三八粮店买了几斤米,铅锅、铁锅、饭铲、锅盖、菜刀、板砧、碗、筷,抹布、火柴等用品,都是我们从家里拿来的。

行军目的地是愚溪。那天愚溪可谓是人山人海,每个班级在老师带领下选好各自野炊地。

满目绿翠青山,远方是金黄的稻田。鸟雀的鸣声与溪流的潺潺和成美妙的自然之曲。透过茂密树林,可以看到农舍炊烟袅袅升起。从田间归来的农民,偶尔也驻足看看这热闹景象。但当时,我们却没有兴致欣赏这乡村之美。在分工后,各自为了这难得一遇的野炊忙碌开了。

锅灶就用溪滩上的大卵石垒成,柴火则要到树林里找,在清澈溪水里淘米、洗肉、洗菜,然后将肉、白菜、豆腐干切块。大家忙得不亦乐乎,却也不时有抱怨声起,主要是,柴火太湿,点不起旺火,烟熏得人直流眼泪。于是,负责找柴火的同学又得屁颠屁颠跑去找干柴。肉切得太大了,在吆喝声中又重新改刀,切成一条条如蚯蚓状。淘米不慎,将一大把的米,倾在溪里,被流水缓缓带走,被老师发现,挨了太浪费的批



评。

铅锅还没洗啊,快洗了给我,要煮饭了。火烧大点,人给烟熏熏死了。饭烧焦了,快端起。盐在哪里?肉与豆腐干一起烧的。菜太淡了,盐撒底添。可怜我们呀,平时哪里干过这些活,手忙脚乱,终于完成这野外午餐的烹饪。

饭和菜是平均分到每个人碗里,如果谁看自己碗里菜多肉少,就会叫起来,要求再添点肉。因为饭煮糊了,闻着一股焦味,谁都想要上面的饭,但剩下的又不能倒掉,于是,每人饭碗上都覆上一块焦

黑的锅巴。

饭里有苦的锅巴,白菜太咸了,而肉太淡,且未烧烂。这一顿野餐,于今天学生来讲,估计令人难以咽。但我们,还是狼吞虎咽全部吃完,似饥不择食,但吃得津津有味。这不仅仅有劳动后真正饥饿的感觉,更在于它是我们自己动手的集体劳动成果。

如今看到野炊者,带着盒装食品,用着现代炊具,而剩余之物乱弃于乡野之地,甚为痛心。不知苦,焉享甜。这也许是那次野炊给我的生活启示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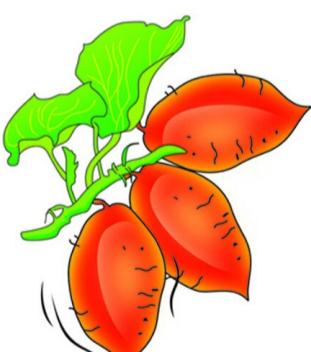
掘番薯

高振千

前些天一回到老家,就听母亲说掘番薯,好像把腰给闪了。明天我去掘就是,你千万别动了,万一伤了身体太不值得了!我连忙劝说母亲。

第二天起个大早,雨已戛然而止,天空时阴时晴。吃过母亲煮的饺子,就打算到田里掘番薯。

母亲田头小菜园离家不远,总共四垄番薯,已被她陆陆续续掘了两垄。掘番薯先要将园里的番薯藤割掉。郁郁青青的番薯藤长得异常茂盛,错综复杂,完全覆盖了两垄泥土,长长的番薯



藤紧紧缠绕难解难分。看来一根根割太费神费力,反正现在藤也不要了,操刀砍方便。母亲说:你把藤一株株割了,卷过去,滚成一团再扔到园头。

按照母亲说法,拿着镰刀左劈右砍,惊起藤下许多小飞虫小爬虫,可那番薯藤还是不肯束手就擒。没几下,两只手就有些发酸。在母亲协助下,终于把一垄番薯藤弄干净。母亲叫我开始掘番薯,另外一垄番薯藤由她来清理。

湿透的泥土有些黏糊糊。谁知锄头一使劲下去,就露出白花花的番薯,一个不大不小的番薯被劈开两半,真可惜。以前在山上掘过番薯,都是在藤株边锄头下去一扳,蓬松的泥土炸裂开来,然后将那藤株一拉,小灯笼似的番薯就一整串出来,再抖掉番薯身上的泥土就行了。

可是,今年母亲园里的番薯,生长得有些不按常理出牌,不再固定在藤株下面,基本上到处都有,又到处都没有。这就要小心翼翼一锄头一锄头把泥土从底下翻上来,仔细观察每个泥块,掘番薯弄得跟掏花生一样,但番薯还是少得可怜,且个头不大、颜色不好,跟去年的丰收根本无法相比。

太阳时隐时现,没干几下就已挥汗如雨,额头汗珠吧嗒吧嗒地掉,胸前后背衬衣完全湿透。看看摆弄好久,才翻掘一小段,前面还有那么一大截,真感觉遥遥无期。而割完番薯藤的母亲,开始收拾泥土中的番薯,掰下番薯上的泥土装入袋子。

一垄番薯总算翻掘完毕,我实在累得不行,借口口渴,回家喝点饮料,顺便把两小袋番薯用小车推回去。休息一会儿,接下来劳作顺畅多了。

累了半天,浑身酸痛两天,收获的番薯估计不足百斤,算算价钱哑然失笑。不过,那毕竟是母亲劳动果实,也是自己流汗出力的收成。

疯狂的美食群

张秀玲

自从微信普及后,各种群应运而生。这些群,更多时候寂静无声,只是偶尔热闹一阵,一般是某个活动或者某个通知。

但是,至今有个群,一直非常活跃,无法停歇,那就是我们单位的美食微信群。

说起这个群,组建原因纯属偶然。单位有一同事,其堂兄的熟食 烤鹅 小有名气,很多同事苦于没时间或者不认识卖点,于是委托同事带过来。这消息在办公室很快散播,委托的人多了,为了方便联络,同事灵机一动,临时组建一个美食群。

这等于把菜送到家门口,正中很多主妇下怀。在群里先告知送菜时间,愿者就在规定时间点前跟帖。这种方式,方便了你我他,很快,一传十十传百,很多同事纷纷加入,就是那些平时不关心柴米油盐的男士,也进了这个群。

吃完这东西,大家开始思忖,是否也可以卖一些其他必需品?于是,一些热心者就把亲戚产品引荐到群里,先在群里告知一下,想要的自觉接龙。

在我印象中,群里无所不卖,从烤鹅、大米、粽子、面包、索面、甘蔗,到旅游鞋、丝袜、衣服和化妆品,以及各类零食各类水果,无所不及,简直就是便利超市。居家过日子,谁不想图个方便呢?所以每次参与的都不少。

由于买卖人之间不一定都是微信好友,那么钱怎么付呢?不知不觉中,萌生潜规则,直接在群里发红包,写着什么人什么东西。奇怪的是,大半年来,群中人中规中矩,这些零散红包没一个被他人领取。

由于这里需求量无限大,久而久之,有的同事就把从事某些行业买卖的朋友也拉到群里,这下更热闹了。只要有一个产品公告,就不乏有人响应。可谓是振臂一呼,云集响应。而群里信息时刻更新着,稍不留意,信息已改朝换代了,与很多好东西失之交臂。

一次,在食堂吃饭时,大家评论某某东西物美价廉,我一头雾水,追问何时买的。其实就是昨晚的事,只是群里信息量太大,我没有一一回放而已。更有意思的是,有位同事的哥哥新晒了虾干,同事在群里发了信息,自己便上课去了,待他上课回来,发现跟贴者无数,而家里备存不够,于是紧急公告,截止到第几位,为此还百般道歉。

课余闲聊,大家都惊叹这个群的巨大购买力,其活跃程度,周边没有一个群能跟它相媲美。就如有些购买疯狂的同事所反省的,其实,有些东西不是每个人急需的,但有人提起,便觉得买点也无妨,以备不时之需。就像平时逛菜场,不自觉把那些并不急需的东西也顺便买了,反正有冰箱保存呢。

或许依赖了这个美食群的便利,大家说,空闲时,其他群可以不看,但美食群不看不行。有人说,有了这个群,已很久没有逛超市了。



平生第一次失眠

周坚固

文革前,偌大的温州市仅4所高中,位于市郊头陀寺的勤俭中学(原名永嘉县立中学)就是其中一所。1964年秋,高二新学期伊始,我来校比别人早,但新寝室未确定,就在藏经楼老寝室凑合。因蚊子多,睡不安稳,第二天早上就去传达室拿了一盘装有锯末混拌的蚊虫药,用火柴把它点燃后放在一块旧木板上;随手又把这块旧木板摆在室内地板上,然后就去分部教室整理开学书本了。

午饭时间快到了,我先回寝室。这时惊呆了,那块摆放蚊虫药的旧木板早成灰烬,我用脚把它拨向一边,见地板早已着火,虽然面积还小,但火势一红一暗,正向边沿蔓延。

危在旦夕。我心急火燎下楼端了满盆水给浇灭,因为楼下是储藏室,堆放着大量的破床旧椅,我怕死灰复燃,又呼哧呼哧接连用水把它浇个湿淋淋才放心。接着,我去木工室取了一块小木板,抓了几枚钉子,把烧坏的地板洞悄悄地钉上了。

开学后,这个破地板洞虽然一直没被谁发觉,但我好几

周没睡安稳觉,甚至几次做了噩梦。

头陀寺是千年古刹名刹,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勤中生活区,占地5万余平方米,其内全是木结构,住宿着千余名师生,且是远离市区的山岭,万一发生火灾,是很难施救的,幸好被发现得早,要不,头陀寺还不被我这把火烧个精光!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?我越想越睡不着觉。这可以说,是我平生第一次失眠。也许加上当时营养不足,几周后,后脑勺掉了好几处头发,以致留有好几处圆孔。外人不知道说是被头毛虫吃掉的。我请假赶到工人医院挂了号,才知是神经衰弱造成的。医生给我开了一瓶五味子糖浆和一些西药,不久痊愈。

平生第一次失眠经历深深印在脑海里。此后,我再不敢使用这种蚊虫药了,蚊帐买不起,宁可挨咬,一直熬到毕业;看到别人在用,也不只一次嘱他一定要小心,特别是人走火熄最要紧。这好像有一朝给蛇咬,十年怕井绳之嫌,但时刻绷紧防患于未然的弦是无可厚非的。



文章有删减,详见微信公众号
人文瑞安 扫一扫 加关注。
3066747224@qq.com